

李莲英

晚清头号大太监

李莲英凭着乖巧的嘴
聪慧的头脑和英俊的相貌
赢得了慈禧的充分信任和权臣们的畏惧



下卷

长篇历史小说

张德强 ● 著

大清国的命根子把握在一

个没有男根的男人手中

中国
社会出版社

李 莲 英

张德强 著

(下)



中国 社会 出版 社

皇后只管低着头等着,但等了好久也没听见皇帝有任何动静,便忍不住抬头偷偷地看了皇帝一眼。见皇帝只是呆呆地望着窗外,心中升起了一股无可名状的惆怅。“自己本非皇帝钟爱之人,以后能和皇帝好好地生活在一块吗?”皇后忍不住自问道,但她自己回答不出来,现在也没有人能回答出来。

皇后静静地走下龙床,走过去把洞房的插栓插上,然后又静静地坐上龙床,见皇帝还是呆呆地望着窗外,便忍不住低低地叫了一声:“皇上!”

光绪皇帝没有回答,也没有动,好像根本没有听见皇后的叫声似的。

“皇上!”皇后又忍不住叫了一声。

“嗯。”皇帝轻轻地答应了一声,还是一动也不动,一副漠然的神情。

“时间不早了,就早点休息吧。”

“知道了,你先睡吧,让我再独自站一会儿,也许这样还比较好一些。”

皇帝不先睡,自己怎么先睡呢?皇后这样想着,便又轻轻地走下龙床,来到皇帝身边,轻轻地拉住他的手道:“有什么你明天不能再想吗?今天就早点休息吧!”

皇帝听了浑身一振,顿时一股暖流涌遍全身,便马上又恢复了原样。“她是老佛爷安插在自己身边的一个最大的内线,她的这种态度也许是装出来的。”光绪皇帝的本能在告诉他这样一个事实。但不管如何,光绪皇帝还是跟着皇后来到了龙床边。他也不管皇后如何想法,便自己脱下龙袍,和衣躺了下来。

皇后全然不理睬这些,也自己脱了衣服,躺在皇帝身边,抚摸着他的脸,小声地说道:“你知道今天是咱们的什么日子吗?”

光绪皇帝只是点了点头,没有说什么。

“那你还愣着干什么?”皇后说着,便抱住光绪皇帝的头,慢慢地把嘴唇贴了过去。

“慢着！”光绪皇帝抽出双手，挡住了皇后贴过来的嘴唇，又把头从皇后的死抱着的手里挣脱出来说道，“我太累了，还是好好地休息休息吧。”说完，也不管皇后感觉如何，便自个儿翻过身子，把头扭向一边。

皇后呆呆地躺在那儿，说不出心中是悔、是恨、是悲，还是愤，只觉两股眼泪清泉般地从眼眶里无声地淌了出来。

然而这时的翊坤宫里，瑾嫔和珍嫔两姐妹心里更是烦闷，烦闷得近乎无聊。

“咱们该干些什么呢？”年小的珍嫔问她的姐姐瑾嫔道。

瑾嫔无法回答她妹妹的话，因为她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，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，这天到底是谁的好日子。

“咱们就这么坐着？”珍嫔问道，“可等甚么呢？”

是等着觐见皇太后吗？不是！连皇后都要等到二月初二才能初觐慈宁宫，位居两宫的妃嫔，自然要更落在后面。

是等着皇帝幸临吗？只怕也不是。第一天当然得让皇后，然则终身大事有着落的第一天，没有一个女孩子不重视的“洞房花烛”之夜，难道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？瑾嫔无声地叹了一口气，起身回自己屋里去了。

然而珍嫔却没有她姐姐想得那么多，她只觉得心中烦闷得慌。无处可走，无事可做，而且无人可谈。这要一直端端正正坐在那里，还不把人给逼疯了，“不行！”她对自己说道，“非得想个法子排遣一下不可，至少也可以找个人来说说话。这样想着，便向侍立在窗外的宫女，含笑招了招手。

进来了两个宫女，双双请了安，站起来垂手肃立，等她问话。然而还没有等珍嫔开口，却发现院子里人影杂乱，脚步匆匆，以为是皇帝驾临，顿时一颗心往上一提，倒觉得有些不自在了。

是有人来了，不过不是皇帝，而是李莲英。“请主子出殿听宣，

老佛爷有赏赐。”王有赶忙跑来对珍嫔说道，“特派总管李大人来传旨，那可真是有面子的事，主子请快出去吧？”

原来是李莲英来传旨。“都说李莲英在宫里可以一手遮天，连一些王公大臣私下里都和他称兄道弟。”珍嫔心里想道，“不就是个太监的头头吗，有什么！”

在这种想法之下，她偏不理王有的话，故意不紧不慢地走出道德堂，走进正殿，顿时发觉景象一变，台阶下面东首，她姐姐瑾嫔领头肃立，以下站着一排宫女太监，鸦雀无声。台阶上面站着一个身材高大、三品服色的太监，脸抬头望着前上方，看上去有一种傲慢之感。

珍嫔看到李莲英这个样子，心里便有些来气。按身份来说，自己仅次于皇后，在这里除了对自己的姐姐之外，无须对任何人谦卑。李莲英的那种态度，显然有一种看不起自己姐妹的意思。“不行，”珍嫔心里想道，“我得先压一压他的气焰，免得以后让他小看了自己。”

珍嫔想到这儿，便挺一挺腰，两眼平视着，不慌不忙地走近台阶，然后停了下来，将右臂一抬，眼睛微微地向后看了一下，身后的宫女便赶紧抢上一步，双手托起她的右臂，小心地扶她下了台阶，直到瑾嫔身边站定。

李莲英看着珍嫔这个架势，心中虽有些气愤看不惯，但心里还是产生了一些畏惧之心。“看来这小姑娘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却不一定是好惹的，她以后如果能和自己相安无事，自己还是别招惹她的好。”

李莲英这样想着，便觉心中气也消了一半，看到瑾嫔和珍嫔已准备好接旨，便说道：“奉懿旨。”然后停下来等瑾、珍两嫔跪好，方才大声说道：“老佛爷面谕，赏瑾嫔、珍嫔喜膳一桌，谢恩！”

“谢老佛爷赏赐之恩！”瑾嫔和珍嫔向北磕了一个头道。

“给两位主子磕贺大喜!”李莲英等两位姐妹一起身,便赶紧走向前来向她们说道,然后回头又对王有说道,“给我一个拜垫。”

这是还要磕头道喜。瑾嫔不知道宫里的规矩,太监给主子磕头,是不是还要先找拜垫,只觉得世家大族的规矩,是尊其上,敬其下。不过,李莲英既然是慈禧面前特别得宠的人,觉得还是客气一点的好。

“不敢当,不敢当。不用磕头了!”瑾嫔说道。

“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!”李莲英本即无意给这一对姐妹行跪箸大礼,随即答道。

“等一下!”瑾嫔娘家早就替她们姐妹备下了赏赐,其中最重的一份二百两银子,是专门为李莲英预备的。此时宫女已把赏银捧了过来,瑾嫔便向宫女喊道:“把赏银给李大总管吧!”

“两位主子赏得太多了!”李莲英接过后笑咪咪地说道,然后又请了一个安,便告辞而去。

赏赐的喜膳是由位在养心殿以南,军机处以北的御膳房所备办。名为一桌,其实不止一桌,一共是大小五桌,另外还有十来个朱漆食盒,由一队穿戴整齐的太监抬着,进入翊坤宫,安设在翊坤宫正殿。摆设菜肴的任务当然由王有来担任。等一切妥贴之后,方来请瑾嫔和珍嫔入座。

瑾嫔和珍嫔进入殿内一看,方才领略到什么是皇家气派。摆在两张大长方桌上的菜肴,起码也有五六十样。食具一律是红瓷加盖海碗,或是直径近尺的大盘。每个盘中都有一个银牌,这是为防毒而设。如果在食物中放了毒,银牌一沾上这些就会发黑。

等瑾嫔和珍嫔姐妹俩坐定后,四五个太监便很快地将碗盖一一取下,放在一个大木盒中拿走,同时又有宫女递上沉甸甸的金镶牙筷,并视她们姐妹俩眼光所到之处,报着菜名。这种吃饭的方式,对两姐妹来说,是梦想不到的。尤其是珍嫔,在那么多人注视

之下，真有点感到不好意思，更不用说再去吃饭了。

“老佛爷的赏赐，”谨慎持重的瑾嫔对她妹妹说道，“多吃一点儿。”

这样一来，珍嫔不得不努力加餐，只是膳食太丰富了，就算浅尝辄止，也尝不到三分之一，便觉得饱胀无比。而进膳的时间，却整整花了一个钟头。

第二天晚上，光绪皇帝一回到寝宫，皇后便亲热地迎上来，叫一声：“皇上，奴才给皇上请安！”

“嗯！”光绪皇帝爱理不理地答应一声。看见皇后，他的心情又变得心烦意乱起来了。

“皇上累了一天了，奴才给皇上捶捶背吧。”皇后仍然搭讪地说着。

“算了吧，我也不腰痛。”光绪皇帝说道。他想起了瑾嫔和珍嫔，“自己这几天一直忙乎，还从没见过这两姐妹呢。”皇帝心里想道，“不知道这两位姐妹到底心地如何。既然自己看着皇后就不高兴，何不趁这个时间去看看这两位姐妹呢？”

光绪皇帝打定主意，便对皇后说道：“你先自己在这里呆一会儿，我还有点事没有办完，需要出去办一下。可能要回来很晚，不行的话，你就先睡吧！”

“什么事这么紧急，明天再办不行吗？”皇后问道。

“我主意已定，你就不要说了。”

“既然皇上非要去，奴才也不拦你，你去吧。”皇后说道，“我等着皇上回来！”

“不用等了，说不定我会很晚才回来。你又何苦呢？”皇帝说完就走了出去。

皇帝走后，皇后越想越不对劲，“难道皇上到那儿去了？”她自言自语道。她在想是不是皇上去长叙家的两姐妹那儿去了。“金

生!”

“奴才在，皇后娘娘有什么吩咐?”金生应声而至，说道。

“你过来!”金生过来后，皇后在他耳边说了一些什么，金生领命而去。

皇后猜得不错。皇帝从寝宫出来后，便对随侍太监说道：“你速去通知敬事房首领太监，我要去翊坤宫去看瑾嫔和珍嫔两姐妹。”

翊坤宫的两姐妹，一直还没见过皇帝。王有估量至少也得几天以后皇帝才会驾临翊坤宫，所以这几天也没有太多的准备。

哪知就在这天宫门将要下锁之时，敬事房首领太监匆匆赶来通知：皇帝马上就要驾临翊坤宫，瑾嫔和珍嫔两姐妹准备朝见皇帝。

这一下王有可慌了手脚。他一面禀报两位主子，一面传召宫女，伺候两姐妹穿好衣服。

两姐妹刚刚准备好，皇帝已经来到了翊坤宫。两姐妹赶快迎出来，见着皇帝，先行三跪九叩的大礼，说道：“奴才给万岁爷请安。”

“起来吧!”光绪皇帝说道。

“是!”瑾嫔答应一声，站起身来。珍嫔也学着她姐姐的样子，站起身子，落落大方地看了皇帝一眼。

这一看，倒把皇帝看得有些不自在起来，不由自主地把落在珍嫔身上的视线转移到了瑾嫔身上。

瑾嫔端庄大方，而且谨守礼法，此时低着头，两眼看着自己的前下方，因此能让皇帝从容平视。

“你多大了?”皇帝问瑾嫔道。

“奴才今年十五岁。”瑾嫔回答道。

“你住在什么地方?”皇帝又问道。

“奴才住东厢庆去斋。”

光绪皇帝此刻又把视线转向了珍嫔，看珍嫔也正在看他，便问道：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珍嫔没有回答，而是俏皮地说道：“皇上猜猜看。”

万岁爷问话，不赶紧回答，还说让猜猜看，这是劾大不敬的事。瑾嫔一听吓坏了，便连连咳嗽示意。

然而光绪皇帝听了不但不生气，反而有一种耳目一新之感。光绪皇帝整日生活在宫中压抑的气氛里，还从没有人用如此轻松的语气跟他说过话，所以饶有兴趣地说道：“你姐姐十五岁，我看你顶多也不过十三四岁吧？”

“皇上猜得不错，奴才今年十三岁。”珍嫔高兴地说道。

“那你住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“奴才住在西厢道德堂。”珍嫔答道，“只不过看起来没有东厢新罢了。”

“是没有东厢新。”光绪皇帝以前从没有听过这样的话，不过并无诧异之感，“前年因为修理储秀宫，皇太后在那里住过。不过，在住之前，肯定要经过一番修葺的。待会儿我到你那儿去看看。”

“是！”珍嫔答应道。

一行人于是向道德堂进发。到了道德堂以后，皇帝向众人挥挥手道：“你们就呆在这儿吧。”说完便只和瑾、珍二嫔进入了屋子。

皇帝摆脱了那些寸步不离左右的执事太监，顿觉身上有一种解除了束缚的轻松之感，说话也变得随便起来了。

“你们看我活得自在吗？”皇帝问瑾、珍二嫔道。

“皇上身为一国之主，万乘之尊，哪有活得不自在之理？奴才认为皇上活得很自在。”年长的瑾嫔赶紧说道，同时看了看她的妹妹，示意她不要多说话，以免言多出了差错。

珍嫔却似乎是不理解她姐姐的一片苦心，很天真地说道：“奴

才认为皇上活得不太自在。”

“哦？”皇帝很惊异地说道，“那你说说为什么？”

“就从皇上选皇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，皇上活得并不自在。”珍嫔可能是因为年纪小，还不太懂事，居然说到了选皇后这件事上。

“妹妹！”瑾嫔听妹妹居然说到了选皇后这件事上，不但自己听了觉得不好意思，而且她觉得这件事也不应该说，于是对她妹妹说道：“别瞎说了！”

皇帝看了看瑾嫔，挥挥手制止了她，同时对珍嫔说道：“你再说。不要有什么顾虑，这里就只有我们三个人，说了也不会向外传出去的。”

“皇上选的皇后满意吗？”珍嫔问道。

皇帝无声地摇了摇头，同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受别人的强迫选的皇后，当然不会觉得满意。”珍嫔说道，“皇上选后时，我全看在眼里了，也许别的人低着头不敢看。奴才当时真为皇上感到不平啊！”

一句话触到了光绪皇帝的痛处，使他想到了自己不如意的处境，不禁两行清泪扑簌簌而下。

瑾嫔和珍嫔一看皇帝这个样子，都吓坏了；尤其是瑾嫔，更觉得有大祸临头似的，于是赶紧向皇帝跪下磕头请罪道：“准是小孩子说话不当，惹皇上生气了，请皇上恕罪！”

珍嫔一看自己的姐姐跪下了，也赶紧跪下说道：“准是奴才说话重了，奴才该死，请皇上不要挂在心上。”

光绪皇帝一手一个扶起她们道：“是我想得太多，不关你们的事。”然后又抚摸着年小的珍嫔说道，“别看你年纪最小，却只有你最理解我的心。”

姐妹俩相对看了看，没有说什么。

“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走了。”光绪皇帝说完，又用袖子擦了擦眼上的泪痕，以免让外面的人看出来自己掉过眼泪。

皇帝起身离去，翊坤宫上上下下，跪送如仪。回进宫来，瑾嫔将珍嫔拉到一边，悄悄埋怨。

“从刚开始我就不让你乱说话。你看这次，差点闹出一个大乱子来。”

珍嫔也有些懊悔自己说话太轻率，但她向来争强好胜，不肯认错：“你看皇上很厚道，也很体恤人的吗！”

瑾嫔认为不出什么事，这固然很好，但她还是不放心的，提醒她妹妹道：“以后说话还是要注意些的好。”

却说金生听了皇后的吩咐，便一直悄悄跟在皇帝的后边，看他到底到什么地方去。后来看皇帝到了翊坤宫，好久也没有出来，便回去向皇后复命。

“果然是到那儿去了。”皇后听了金生的话大叫一声道，“这两个狐狸子，我早晚要收拾收拾她们。还有这个皇上，也未免太欺负人了吧。好，咱们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！”

与光绪皇帝大婚紧锣密鼓同时进行的是慈禧太后向皇帝归政问题。当然，李莲英在经办皇帝大婚的同时，也没有忘记抽出一点时间去过问一下这件事。

“老佛爷如今要归政了，归政之前是不是有什么打算？”李莲英问慈禧太后道。

“打算？是有一点。”慈禧太后说道，“不过还没向皇帝说过。”

“什么打算？说出来也让奴才知道知道，好给老佛爷出个主意。”

“就是我自己自从第一次垂帘听政以来，已经二十多年了。如今我就要归政皇帝了，也可以说是功成身退了吧，可在二十多年中，对国家出过力的人，总得有个交代吧。”

“是该有个交代，不但活着的人应该有个交代，就是那些已经去了的人，也应该有个交代。”

“去了的人也应该有个交代，那怎么交待法？”

“还不容易，建一座祠堂，或者只设一个祭坛就行了。”

“说得很好！”

“老佛爷是不是听说过，湖南有个巡抚叫汪祺祥，在湖南做得不错。”

“是吗？我怎么一直没有听说过。”

“老佛爷是不一定听说过。我知道这个人特别谦虚，做出了成绩自己也不会大加张扬的。不过既然做出了成绩，即使他自己不说，别人也会看得到，也会说出来的。”

“那你说，对这样的人，是不是应该好好地褒奖一下？”

“那自然了，对做出成绩的人进行褒奖，也是对别人的一种鼓励。”

“好，到时候我向皇帝提一下。”

这天慈禧太后召见军机，光绪皇帝也在场。慈禧太后对皇帝说道：“我垂帘听政了二十多年。在这二十多年中，我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，也很有些人为国家出了力，也算是帮了我的忙。如今我可以说是就要功成身退了，想想如果不对为国家出了力，帮过我的忙的人有个交代，也确实对不住他们。皇帝，你说呢？”

“是！”光绪皇帝建议道，“可以开出单子，用皇额娘的名义通令褒奖他们。”

“说得也是，世铎，这单子就由你们来开了。不过我还要建议几个。”

“第一个应该是醇亲王。”

“是！”世铎答道。

“恭王现在虽然被罢黜了，但以前确实出过很大的力，也应该

开上去。还有从咸丰十一年冬到现在的军机大臣，都开上去。现任的在前，以前的在后。”

“是！”世铎又答道。

“曾国藩、左宗棠两人为国家出生入死，驰骋疆场，也要特别褒奖。”

“去世的人也要褒奖？”世铎不解地问道。

“对，去世的人也要褒奖。”慈禧太后说道，“这也是对生人的一种勉励。”

“是，遵旨。”世铎不敢再辩了。

“另外，湖南巡抚汪祺祥，听说在任上做得不错，也要特意提出褒奖。”

“是！”世铎答道，但心里却感到非常奇怪：这个汪祺祥，只听说在湖南贪污受贿，搞得民怨沸腾的，只不知老佛爷从哪里听说他做得很好，真是邪了门了！不过他觉得也无所谓，反正对自己也没多大关系，让嘉奖就嘉奖吧，说不定一争再争出个差错来，那样反倒不好了。

“那剩下的你们就看着办吧，不过不要漏掉了好人！”慈禧太后最后一句话说得很重，意思大概是多多益善。

世铎回到军机处，与同僚商议着，一共开了九张单子，这些人有醇亲王、僧王、头品顶戴赏花翎的总税务司赫德。另外还有现任及前任军机大臣；现任及前任军机章京；各国驻京公使；殉难的将帅及一二品大员；现任各省封疆大吏；以及已经去世的大学士、督抚、将帅。总数有三百人之多，生者加官晋爵，赏赐珍物；死者或建祠堂、或赐祭坛。真是恩惠普施，泽及枯骨。

慈禧太后一切准备就绪以后，便于二月初三在太和殿为光绪皇帝举行了正式“亲政”典礼。

巳时三刻，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说：“午时一到，亲政典礼就要

开始,到时候你就要自己来处理一些政事了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吗?”

“亲爸爸住在颐和园后,儿臣每天去给亲爸爸请安!”

“难为你的一片孝心,有你这话,我就放心多了。”

“儿臣自己独立处理政事,只怕有些事会处理不好。”光绪皇帝诚惶诚恐地说道。

“小事你就自己处理,有拿不准的大事,你就到颐和园去,让我给你拿个主意还是可以的。”

“是!遇有大事,儿臣自然要秉命办理。就怕有时候逼得儿子非立即拿主意不可,会有些把不住分寸。”

“这也是实话,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形。”慈禧太后说道,“这个时候,只要你心硬一点就行了。不然,哪怕是至亲,也会有意见。”

“心硬?”

“对了,心要硬。国事是国事,家事是家事;君臣是君臣,叔侄是叔侄。别把这一切都搅和在一起,做起事来就会有分寸了。”

这几句话,皇帝听了有一种惊心动魄之感。怪不得满朝文武亲贵大臣,正直的也好,有才干的也好,都对慈禧太后那么畏惧、那么驯顺?而慈禧太后说的话、做的事,也有极不高明的地方,却何以不伤威信?大概也就是因为能硬得起心肠,该当运用权力的紧要关头,毫不为情面所牵扯,尤其对有关系的人物,更不容情,就像两次罢黜恭亲王奕訢那样。

“儿臣一定按照亲爸爸的话去做。”光绪皇帝若有所悟地说道。

“好,你懂这个道理就行了。”慈禧太后说道,“午时快到了,你快去太和殿吧。”

光绪皇帝急匆匆来到太和殿。刚在御座上坐稳,午时的钟声便已经敲响了。于是由军机大臣世铎向百官宣读亲政诏书,然后光绪皇帝便在众王公大臣“吾皇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”的山摇地动般

的呼声中正式亲政了。

七、“太监杀人不偿命”

“天大地大不如老佛爷的权力大!”……而老佛爷的权力又有一多半被李莲英“巧妙”地握在了手中……因此,李莲英手下的小太监杀了人,竟可以不与民同罪……

慈禧太后归政光绪皇帝以后,便住进颐和园,每日和李莲英等人寻欢作乐;光绪皇帝每天早晨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,而且风雨无阻。遇有自己作不了主的大事,便须向慈禧太后禀报以后,经慈禧太后同意,方可自己作出决定。

一天,李莲英面无表情地来到慈禧太后面前,往慈禧太后面前一跪,也不说话,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嚎啕大哭起来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:

李贵和在光绪皇帝大婚中私吞了一万两银子以后,一直想到宫外面去快乐一次。这天和李莪材、闫葆维二人闲聊时,李贵和说道:“我们整天只知道呆在宫中,外面的花花世界我们也应该去享受一番。”

“是啊,整天呆在宫中,我都觉得闷死了。”李莪材也说道。

“听说外面大栅栏的庆和戏园,正在唱戏,我们何不去听他一听?”闫葆维说道。

“好,只要你们愿去,花的钱今天由我来付,就算大哥我今天请客了!”李贵和也正想寻寻开心,便爽快地说道。

“好,既然大哥说出来了,今天小弟就舍命陪大哥去了!”李莪材说道。

三人来到宫门口，李贵和谎称奉命出去办事。守门太监见是由李贵和领头，不敢阻拦，便放他们出了宫。

出了宫门，三人便直向大栅栏内的庆和戏园奔去。突然有人叫住了他们：“大哥，你们干什么去？”

李贵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储秀宫太监范连源。“嗨，连源！”李贵和叫道，“今天大哥请客，听戏去！”

“好，既然大哥这么豪爽，小弟恭敬就不如从命了！”范连源安有不允之理。

太监们来到戏园，登梯上楼，看中了几张凭窗临台的几张雅座。李贵和先拣了一张看得比较清楚的雅座坐了下来，翘起二郎腿，对其他几位太监道：“弟兄们，随便坐吧。啊，真是太舒服了，这几张座今天咱们坐定了！”

“确实不错，坐在这儿，又舒服，看戏看得又清。你们说，今天咱们把它包下来怎么样？”太监们坐下以后，范连源说道。

“包下来还不是小事一桩，这能用了几个钱？今天既然让弟兄们和我一块出来，我就让弟兄们玩个痛快。好，我包定了！”李贵和满不在乎地说道。

几位太监正说话间，这时过来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，见了他们拱一拱手说道：“各位客官，请问有什么事？”

李贵和上下打量着这位中年人问道：“你是这儿的什么人？”

“在下是这里的戏园掌柜黑永。”中年人说道，“不知各位客官在这儿有什么事？”

“噢，原来是黑老板。”李贵和笑着说道，“我正准备找你呢。”

“找我？”黑永奇怪地问道，“不知各位什么时候认识在下的？”

“我们并不认识你。”李贵和说道，“我们只是想包下这几张座子。这儿真是实在太好了。”

“实在对不起各位客官，”黑永带着歉意又对几位太监拱了拱

手道，“不巧的很，这几张座子已经由人预订下了。”

“这有什么关系，你给他们说一声让他们退了不就完事了。”李贵和轻松地說道。

“这不像这位客官想的那么简单，”黑永仍陪着笑脸说道，“我们还要维护我们的信誉。再说，已经预订下了，不经订座人同意，就包给你们，订座人也不会同意的。”

“什么，订座人不会同意？”李贵和一听顿时火冒三丈，瞪起一双圆眼说道，“这你就不用管了，他们来了我们自会和他理会。妈的，平时很少出来，一出来就碰到这么倒霉的事。”末了，李贵和又恨恨地骂道。

正在这时，又有五个中年人来到了楼上。黑永指着这五个人对太监们说道：“他们已经来了，你们先坐着，让我先过去和他们商量商量。如果商量不成，那只有麻烦几位客官先忍一忍了。”

“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五个人一看别人坐在自己预订的位子上，有些恼火地说道。

“你们先过来。”黑永急忙把他们拉到一边说道，“这几个人想包下你们预订的座子，看来这几个人也不是好惹的，几位大哥就先忍一忍，暂且让他们一下吧，改日在下一定再给各位大哥预备更好的位子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五个人一听就火了，“怎么，你以为我们是好惹的？我告诉你，我说不行就不行，今天我们就非坐在那儿不可！”

没想到这几句话却让几位太监听到了，他们顿时也来了火气，冲着五个人不干不净地说道：“好，你他妈你们不是好惹的！今天大爷就偏坐在这儿不走，看你们能怎么样？”

“哟，哪里来的杂毛野种，说话竟有这么大的口气？”五个人一听，也反唇相讥道。

“哪里来的？”李贵和说道，“告诉你们我怕吓死你们！我们是